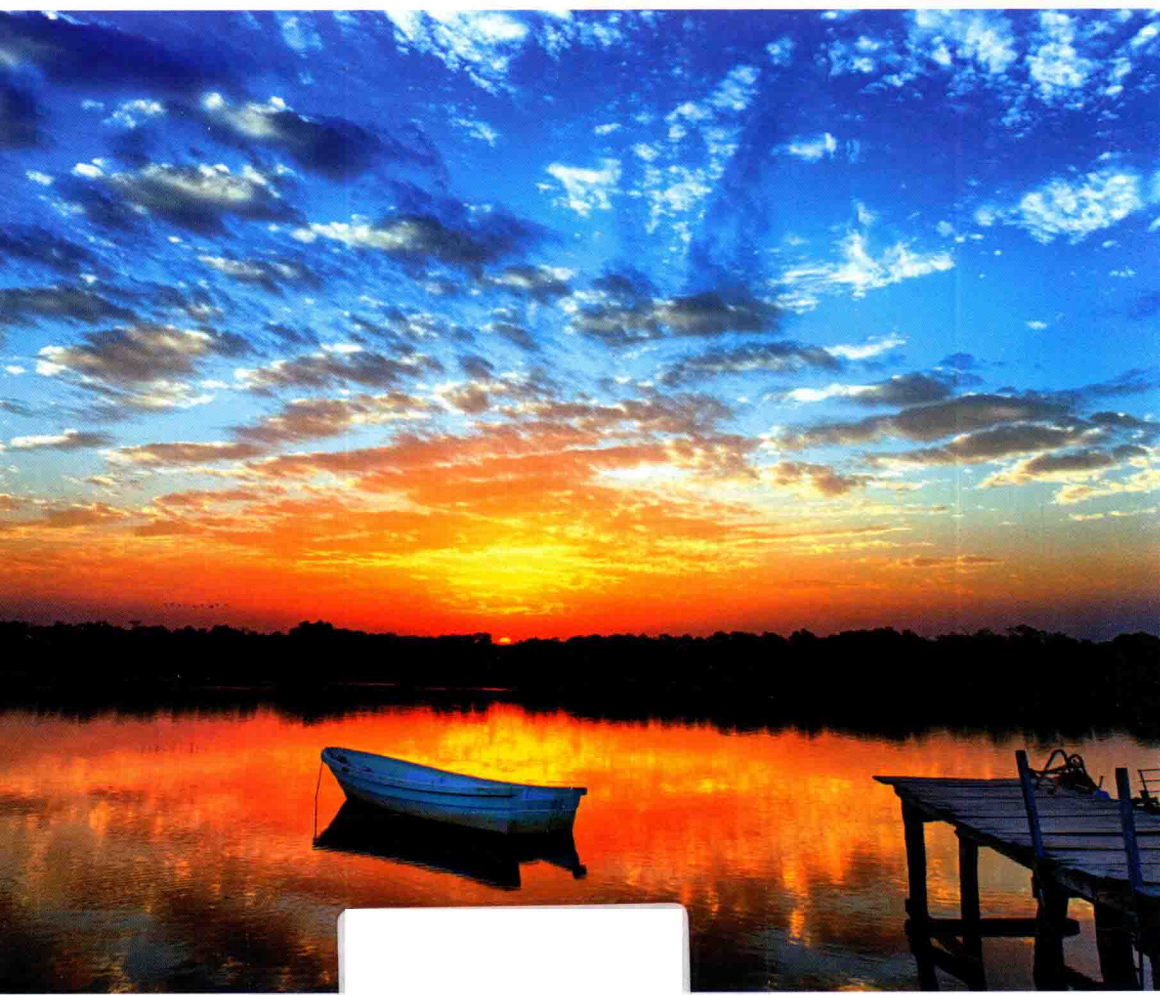




每一朵乌云 都镶有银边

青少年规划悦读

满天的乌云是有力量的。比它更有力量的，是阳光的手臂。在太阳的光辉里，每一朵怒气冲冲的乌云都变成了乖巧听话的孩子。

心灵感悟卷

肖川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每一朵乌云 都镶有银边

心灵感悟卷

肖川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银边：心灵感悟卷 / 肖川主编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621-4958-3

I. ①每…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1760号

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银边：心灵感悟卷

肖 川 主编

责任编辑：鲁 艺

特约编辑：万晓文

封面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253705

<http://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30mm 1/16

印 张：8.5

字 数：130千字

版 次：2016年11月 第1版

印 次：2016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4958-3

定 价：22.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01

第一章

世间镜像



- 002 一条忧心忡忡的蛇 / 非 鱼
005 第八个偷猎者 / 王 辉
011 《东郭先生和狼》后传 / 向胤道
014 两个红包 / 侯发山
017 甘甜的不只是井水 / 崔修建
019 孩子触摸到的城市 / 孙道荣
022 人 事 / 曾深伶
025 仰望忠诚 / 【美】保罗·詹尼斯 【编译】刘建新
029 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银边 / 乔 叶

C31

第二章

亲情家园



- 032 忘恩的江湖，不相忘 / 夏柒月
035 泪湿奖状 / 刘克勤
038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 张 洁
043 智慧的美丽 / 虹 莲
045 儿行千里 / 范春歌
049 从爱到爱的距离 / 墨尘缘
054 血色母爱 / 佚 名
057 李花开了，娘你在哪里 / 薄 厚
061 把朝北的那面墙留给娘 / 芦笙恋歌
063 父爱没有畸形 / 段奇清
066 感动于如水的亲情 / 佚 名

071

第三章

温暖世情



- 072 朋友的借条 / 周海亮
- 075 女儿的百合花 / 旻子
- 077 春天的心 / 青秋
- 079 晶莹的泪滴（节选） / 陈忠实
- 084 让我们再看你一眼 / 张秀枫
- 088 谁叫我们是亲人 / 单培文
- 091 洁白的木槿花 / 陈永林
- 094 温暖的羊皮手套 / 詹谷丰
- 097 假如没有读书 / 郑俊甫
- 099 假币 / 顾文显

103

第四章

如月心灯



- 104 动物的眼泪 / 林希
- 108 玛丽尔达的河豚 / 感动
- 110 牡丹的拒绝 / 张抗抗
- 113 孤独的书 / 席慕容
- 115 一棵树 / 尚建荣
- 118 为他人默默许愿 / 刘心武
- 120 信念，支撑人生的力量 / 佚名
- 122 幸福不问出身 / 卫宣利
- 124 “三好生” / 陈庆苞
- 127 “健忘”的哲学 / 黎丹正



第一章



世间镜像

如果不把解剖刀深入到人类的行动、
思维、欲望之下的无意识领域，
就不能了解人类精神的全貌，
当然也就不能了解生命的全貌。

——池田大作〔日〕



|| 一条忧心忡忡的蛇 ||

非 鱼

院子里透出古意。墙角有绿了又黄的青苔，一架紫藤茂盛得无边无际，遮蔽出一大片浓荫。

老的太师椅，老的人，老的猫，和这个院子倒是协调。

太师椅在房门前，老人在太师椅上，猫卧在老人的脚下。一整天，院子里像一幅静物写生，少声音，不流动，甚至空气也是凝滞的。

临近傍晚的时候，一条蛇溜了出来，成为这个院子里少见的客人。这条蛇拇指粗细，青白的身体，有暗的纹络。

蛇抬起头四下里看看，看到了打盹的老人和猫。它不知道是该从他们身边穿过去，还是该退回去，于是，蛇停下来，看看椅子上的老人。

老人并没有发现这条小蛇的到来，他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以一种静态掩盖另一种动态。过去，像一条河一样，潺潺地在心里流过，无数的欢喜悲伤，他都一清二楚。

老人很克制自己，尽量控制着这条河，不让它流得太快。每天，他只敢把闸门打开一条很小的缝隙，让这条河流出一点点，尽管只一点点，他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他双目微微闭上，阳光在脸上覆上一层暖。

但在高兴和满足之外，老人也总有着隐隐的担心，他担心这条河总有流干的时候，一旦再开启了闸门，而没有那潺潺的流水，他该怎么办？他很努力地说服自己不要多想。

蛇一直盯着老人，它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它很奇怪，这个老人居然可以这么长时间地一动不动。

太阳一点点退去，院子里有些清冷。

一个老的保姆从屋里出来，先是轻声叫了一下，老人没有反应，她又大着嗓子喊：老爷子，吃饭了。这一声，惊醒了老人，也惊醒了那只老猫。

蛇看到老人抬起眼皮，疑惑地看看周围，然后站起来一声不吭地跟保姆进屋，那只老猫也一言不发地进去。吃晚饭的时间到了。

穿过院子，从墙角到墙角，蛇也走了。

第二天，如同头一天的复制，依然没有一点声息。那条蛇被勾起了好奇，也在老人出来不久再次出来了。这次，它把自己悬挂在紫藤架的深处，从叶与叶的中间看老人。

整整一天，除了老保姆出去过一趟，院门发出沉重的一声响，还有老保姆回来的又一声响，让蛇惊了一下，其余再没有什么动静。偶尔有一两只蝴蝶飞来，在紫藤架上寂寞地飞了两圈，又飞走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老人走进屋里，蛇很想跟进去看看，看他们在饭桌上会不会说话，但它没有，它怕那只老猫。

一天又一天，蛇感觉自己也在慢慢变老，它的灵动和机敏，都在一点一点失去。它在这个院子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就在天渐渐冷下来，蛇准备离去，开始它漫长的冬眠的时候，它终于下定决心跟着老人溜进了屋里。

屋子很大，一个又一个房间，摆满了家具。看得出，这里曾经人丁兴旺，有过热闹繁华的时候。现在，家具静悄悄地立着，人都走了。蛇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也许是附近，也许是远方。

老人和老保姆在堂屋吃饭，那只猫依然在老人的脚下。老人没有说话，老保姆也没有，只有咀嚼的声音与筷子碰到碟子和碗的叮叮当当声。老人吃得很慢，仿佛那些饭难以下咽。

老人背后的墙上，有一个大的相框，里面装着一张全家福。老人坐在前面的正中间，另一个老的女人坐在老人身边，周围十几个人，大家温和地笑着，其乐融融。老人也在笑，笑得很慈祥。

蛇看看相框里的老人，又看看正在吃饭的老人，它有些恍惚。

吃完了饭，老人坐在椅子上没动，老猫也没动，仿佛吃饭耗费了他们所有的力气。老保姆动作迟缓地收拾桌子，一趟又一趟，过来过去，脚踏着地，橐橐地响。

如同白天一样，老人又坐在屋里，把过去的河流放出来一点点河水，他安然地回忆。

蛇看得有些心酸，它很想弄出点什么声响或者溜过去贴着老人，但它不敢。它的身体是冰凉的，不但给不了他一点温度，还会吓着他。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惊天动地地响起，似乎把整个屋子震得都在抖。老人吓了一跳，很迅速地转过头，看着桌子上的电话。老猫似乎也吓了一跳，猛地弹起身子，昂头看着老人。老人似乎不知道怎么去接电话，他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老保姆急急地从厨房出来，匆忙在围裙上抹抹手，拿起电话。“是三儿啊，好，都好。”老保姆嘟嘟囔囔地说着，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老人看着老保姆，脸上慢慢也有了笑容。老保姆把电话递给他，他接了，没说两句话，却又挂了。

因为这个电话，整个屋子好像又活了过来，老人在椅子上不停地扭动身体，老猫在桌子下转来转去，老保姆嘴里小声地自言自语。

看着这一切，蛇也高兴起来。

这个晚上，它就要离去了，寻找冬眠的地方，不能每天来看老人了。它突然又变得伤感起来。

（文章收入本书时有删改）

悦读指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空巢现象及老年人的孤独问题已经相当普遍而突出，只因老年群体的边缘化和集体沉默，而一直未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无事的世界构成了老人全部的生活现实，让我们这些“好久没回家”的为人子女者，“常回家看看”，去温暖那颗孤独的心吧！



|| 第八个偷猎者 ||

王 辉

我对自己说：“你是个猎手。”于是，我端起枪，瞄准了我的猎物……

—

丛林。

我已经在这里蹲伏了近四十分钟，那头有着硕长而润白牙齿的大象依然在远处转悠。我不知道它想干什么，但我清楚地发现，它已经逐渐远离了象群，正缓慢而确定地朝我走来。

我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腿和酸痛的手臂，重新端起装有大号麻醉针的AWP狙击步枪。从瞄准镜里我看见它在不远处的草丛里逡巡，长长的鼻子来回在地上扫来扫去，似乎在寻找什么。只有那对汉白玉般的象牙在阳光下反射出光洁明丽的光，照亮我猩红的眼。

来吧，宝贝儿。对，就这样，再近一点儿，再近点儿……我在心里念叨着，眼瞅着那头笨象一步步走进我的射程之内。

我的心里一阵狂喜。第五头了。等我放倒了这家伙，就可以凑够十支象牙了。再加上营地的二十多支，嘿嘿，这次出山，看来是收获颇丰的。

一阵风吹来，四周的杂草沙沙作响。我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腥臊味。我抬头看了看从头顶葱翠层叠的树叶间散落下来的阳光，知道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赶快收工去和另外两个猎手搭档会合。

不，不对！这股腥臊味似乎更加浓烈呛人了，而且还隐约夹带着一股湿热的气息……

凭着猎人的直觉和在这丛林里滚打多年的经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脑海中迸闪而出，瞬间漫遍全身每一根神经。我下意识地用眼角的余光向后扫了一眼。上帝！我心里暗叫一声，来不及为自己敏锐的直觉和准确的判断扬扬得意，就一个箭步纵身跃出我蹲伏的草丛，没命地向着我远处停放的吉普车跑去。

是的，我猜对了——一只虎，一只东南亚的丛林里特有的迪姆虎——身材矮小，却凶猛异常。它正匍匐于我身后五六米远的地方，身子向后弓着，宛如一只蓄势待发的色彩斑斓的箭，它的眼睛像两团绿莹莹的鬼火，在丰茂的树荫里发出幽幽的慑人的冷光。随后，我听见了一声震彻山林的吼叫，一阵阴湿腥臭的风从我耳边呼呼刮过。我的耳膜顿时嗡嗡作响，似有千百只蜜蜂和苍蝇在齐声高唱！

伴随着那声长啸，它一跃而出，在我的身后紧追不舍。我能想象出它一纵数米的矫健身姿和我踉跄奔跑的狼狈模样，搭配起来，该是一组寓意多么深刻的讽刺画！

我扔掉了那把陪我征战多年的枪，以便减轻负重，正当我准备把背上来回晃荡的背包也扔掉的时候，一股掌风从我的背后疾扫而过。接着，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优哉游哉地飞翔了数秒，然后“扑通”一声，一头栽在地上。一阵火辣辣的剧痛从背上迅速蔓延，疼得我叫出声来。

这该死的畜生，它竟然从背后掴了我一巴掌！

它也随之停下来，然后轻轻一跃，用两只毛茸茸的前爪把我摁在手下，它的利爪深深陷入了我的肩膀。我的脸一定像受到干扰的电视画面，扭曲得分外张狂。

它并没有立刻结果掉我，它把我制伏于它的利爪之下，像一位得胜的王，用两只绿莹莹的铜铃大眼俯视着我——它的俘虏。然后，它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我的脸又一次发出了它深厚而低沉的咆哮。我惊恐地盯着它张开的虎口，那两只颀长而锋利的剑齿闪耀出微白阴冷的寒光。

我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它。而它显然没有兴趣与我对视——它盯着我脖颈上那根不断蠕动的喉管，咧开嘴，慢慢地朝我的颈部低下了头……

突然间耳边响起了“隆隆”的震颤声。我惊疑地睁开眼，却看到那头我垂涎已久的大笨象正朝我猛冲过来。然后在我还没有明白所以然的时候，它已经扬起健硕的鼻子，“啪”的一声，坚实而准确地抽在了伏在我身上耀武扬威的迪姆虎腹部。于是，娇小的迪姆虎就像我刚才那样，倏地凌空而起，然后背部硬着陆。

哈，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老虎遭此偷袭，勃然大怒，从地上一跃而起，对着大象一阵狂吼。大象也不示弱，扬起鼻子发出一声尖利悠长的嘶鸣。它在召唤象群了。

不知道是不是迪姆虎慑于象群的威力，在和大象对峙了几秒之后，终于怏怏地离开了。

我长舒一口气，浑身无力地瘫在地上。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我被一头我曾经想要猎杀的大象救了。

我看见那头大象转过身，轻快地甩着鼻子朝我走过来。它眨动的小眼睛里溢满了得意的神色。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救我。不过这无所谓，重要的是：它赶走了那只可恶的迪姆虎，它救了我！

我忍着背上一阵强过一阵的疼痛，感激地伸出手想要抚摸它那只有爱的鼻子。可突然间，它停住了脚步，鼻子警惕地弯曲成“V”形。眼里的得意之色也顿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漠然与惊恐。

原来，它瞥见了旁边掉落的那把枪。

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安抚一下这头可爱的象并试图解释些什么。毕竟，那把枪是我的。而它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向来有恩必报。

可当我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却不想背上的背包竟然已被那只该死的老虎撕破。于是，里面的八支象牙稀里哗啦掉了一地，横七竖八地散落在草丛里，闪烁着杂乱耀眼的光。

我顿时就傻眼了，像一个被贴在街头曝光栏里的小偷，尴尬地望着眼前这头同样茫然的大象。我看见它直盯着地上的那堆象牙发愣。

它盯望着象牙的眼神渐渐由先前的惊恐变成了茫然，又从茫然变成

了震惊，最终迸射出了猩红的愤怒。它的长鼻子在我面前“呼呼”地挥舞着。我慌忙向后退去，跌坐在地上。它又一次扬起了鼻子，发出一声充斥着悲愤的嘶鸣。然后，我看见它抬起那硕大无比脚，决然地向着我的胸膛踩了下去……

“不！”我在临死前发出了最后的歇斯底里的哀号。

二

我用颤抖的手接过同伴递过来的雪茄。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伙计，好点儿了吗？”另一个同伴递过来一条毛巾，让我擦擦额头上的汗珠。“这没什么，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嗯。”我应和着，重新躺下，斜倚在床上。

夜，已经很深了。许多动物此刻也都已安眠。偶尔有不知名的“失眠者”和“夜游者”发出几声或低沉或凄婉的号叫，更显这丛林之夜的寂静与冷瑟。

我又猛吸了几口手中的雪茄。靛青色的烟雾从闪烁的烟头和我的口中喷涌而出，在眼前袅绕萦回，散发出一种模糊而虚幻的光。梦中的片段就在眼前的光霭中极速闪过。是啊，我以前也做过许多噩梦，可那些梦真的是做过就忘的。唯独这一次，感觉竟是如此清晰而强烈。这真的是一场梦吗？我忍不住问自己。或许，它在向我暗示着什么？

我掐灭了烟，闭上眼睛努力思索着。然后，汹涌的睡意一点一点地将我吞没……

我又一次梦到了大象。

不是一头，是一群。我梦见一群长着白亮牙齿的大象围在我的周围。它们在我的身边扭动着肥硕的笨重身躯，耳朵来回忽扇，长鼻子在空中飞舞，发出一声声欢快而愉悦的嘶鸣。我被它们感染了，先前阴霾的心情一扫而空。我兴奋地和它们一起舞动，并伸出手抚摸着它们粗皱的鼻子和光洁的牙齿。可突然间，仿佛正在放映的电影被谁摁了暂停键似的，扭动着

的象群陡然定格，一切声音也戛然而止。然后，我就看到它们洁白的牙齿在我的抚摸下一根根遽然崩裂，纷纷散落到地上，叮当作响。

我看到大象的眼里开始汨汨地流出温热的泪。

我看到它们的眼里正汨汨地涌出殷红的血……

头顶的太阳正烈。那些如珍宝般散落于草丛的象牙反射出苍白而炽烈的光。这白光落进我的瞳孔，刺痛了我仓皇无助的眼……

第二天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我的两个搭档早已收拾停当，整装待发。

“你还好吗？我们在等你呢！再干今天一天，我们就能收工回家了。想想吧，那一整箱的象牙意味着什么？是大把的钞票，陈年的法国葡萄酒，上好的古巴雪茄……”

他自顾地说着，发出哧哧的诡笑。

这笑声让我深感恶心。于是我从床上站起来朝他吼道：“够了，闭上你那张臭嘴吧！去你的钞票、美女、葡萄酒！听着，我现在告诉你们——老子不干了！”

“你……你说什么？”他们有些难以置信。

我讨厌他们的语气和神情。这让我觉得他们仿佛听见一条恶狗突然间宣布自己对肉骨头已不感兴趣。于是，我恨恨地盯着他们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再说一遍，老——子——不——干——了！”

“你别告诉我你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只是为了昨晚那场该死的噩梦！”

“是又怎么样？”

“你真的……噢，你这个胆小鬼，懦夫！一场噩梦就把你吓破胆了？该死的，这真丢脸！”

“是吗？可我不这么认为。我很庆幸做了那个梦。它让我明白了一些以前一直都糊涂的事情。”

我走到门口，转身对屋里那两个一脸茫然的家伙说：“桌子上的包袱里有12对象牙，你们分了吧。作为兄弟，我依然想给你们一个忠告：既然我们总要做梦，那为什么不给自己选择一些美好轻松的梦来做呢！”

丛林。

我蹲伏在这片丛林里已经半个小时了。我端着AWP狙击步枪的手臂逐渐酸麻起来。瞄准镜里的那个笨蛋正蛰伏在不远处的另一片草丛，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加了瞄准镜的小口径AK-47。一只瞪羚在远处悠闲地游弋着，缓缓地朝着他的方向踱去。

忽然，我看见那个家伙猛地架起了胳膊，把枪指向了那头傻呆呆的瞪羚。于是，我也随之精神一振，握紧了手中的枪。

“砰”的一声，那只瞪羚被吓得一愣，旋即朝反方向发疯似的跑去，眨眼就没了踪影。

我从草堆里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拎着枪走到不远处那个笨蛋的身边。我俯下身从他的脖子上拔下一支小号麻醉针，放进弹夹，然后抬起他手中的那把AK-47，拖着他沉重的躯体朝我的吉普车走去。

车子在疾驰，茂密的丛林飞快地向我的身后退去。

我握着方向盘，嘴里吹着欢快的口哨。车上的电台里正在播报每周趣闻：“……据警方一位官员透露，近来有一位自称‘丛林狩猎者’的猎手先后帮警方抓获了七名非法捕猎者。据悉，这七名偷猎者均已受到法律制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猎手说，他会将这片丛林里所有的非法捕猎者像猎物一样捕获，然后将他们投进监狱。同时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同行加入他的行列，与他并肩作战……”

我回头看了一眼后排那个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家伙，然后对着电台里那个嘤嘤不休的女播音员说了一句：“宝贝儿，这是第八个。”

（文章收入本书时有删改）

悦读指津



人总自诩自己是自然界最高等、最聪明的统治者，我们创造了文明，也制造着卑劣。为了钱，为了利，有多少人是不择手段，泯灭良知，把罪恶

的枪孔瞄准了一只只无辜的动物……可是，人类无情，动物（被残害）却有情，它用它的正义和友善来诠释了何谓宽容，何谓爱，什么才是真正的崇高！



|| 《东郭先生和狼》后传 ||

向胤道

话说东郭先生被农夫救了后，不吸取教训，死不悔改，经常重蹈覆辙。隔了不久，他又救了一个被飞速行进的马车撞倒的农妇。但是，被农妇的家人告上衙门，硬说是他撞倒的，县老爷判其败诉，赔了不少医药费。过了几个月，一个被官府马车撞伤的三岁幼儿血糊糊地倒在大路上，前面走过十八个人都没有施救，而他路过又去救了，这次虽没赔钱，四乡舆论纷纷说他沽名钓誉，弄得他人前人后抬不起头。回到家以后，他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施之以德，得到的却是怨？为什么我付出的是爱，得到的却是恨？为什么说假话不干事的总是风光？为什么我做好事却无人理解？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从此无心再读圣贤书，整天在家里茶不思、饭不想，像掉了魂似的，天天自言自语，一口一个“为什么”，痴痴癫癫地不可救药。

“娃儿他爸，不要想了，不要为什么了，以后莫要去管那些空闲事就行了！”东郭夫人焦虑地说。

东郭先生一副苦脸地说：“我就是一直想不通！为啥我救了他们，他们反而要害我？”

东郭夫人关心地说：“事情都过去了，就莫去想它了。再说，你天天如此郁闷，长此下去会得病的。”

先生说：“没事的，我是一个读书人，知书达理，不会做傻事的。可我怎么想不通呢？”

夫人说：“闲事少管，才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先生说：“那好！但我又想……”

夫人说：“想什么？快说呀，真急死人。”

先生慢吞吞地说：“要是再遇上有人求救时，是救呢，还是不救呢？”

啪！啪！两个响亮耳光落在先生的左脸上，打得东郭先生眼睛直冒金星，在原地右转了三圈，还没停下来；啪！啪！又两个响亮耳光落在先生的右脸上，在原地左转了三圈，停下来，摇摇头，才看清楚打耳光的并非别人，正是东郭夫人。

“啊！夫人，为何这么狠地打我？”东郭先生不解地问。

“狗改不了吃屎啊！不狠狠打你，你能清醒？都倒霉几次了？你怎么不长记性呢！还想再有下一次？给老娘记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今后遇到这一类的事，给我躲越远越好。闲事少管，走路伸展，记住没有？”夫人捏着先生的耳朵厉声喝道。

“好好好！记住了！记住了！”东郭先生捂着被拉痛的耳朵，连连点头。

夏日一天，东郭先生进城参加精神文明建设大会，中午与几个朋友在凤凰楼咏诗作赋，放喉山歌，好不痛快。太阳快落山时，东郭先生兴冲冲地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向家中走去。

“救命啊！救命啊！”忽然从路旁的树林中传来了阵阵凄凉呼救声，东郭先生猛地打了个冷战，顿觉从头凉到脚，想道：莫非我又遇到狼了，俺跟他娘的狼咋就这么有缘？今天要真是狼，我非砸得它脑浆开裂！

他几步就来到了呼救声发出的地方，定眼一看，哦！好大一口木箱，呼救的声音是从箱里发出来的。先生正在疑惑，箱里再次传出悲惨的哀求声：“过路的好心先生，求求你呀，快救救我吧！”

“别喊了，你这只没良心的狼。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东郭先生十分愤怒地高声吼道。说着，他去路边拾起一块大石头说：“这次非砸死